



“一带一路”文学书库

霍去病

贾松禅 著

匈奴不灭，何以家为，
犯我大汉疆土者虽远必诛！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霍去病

贾松禪 | 著



丝路之魂
——
丝绸之路文学创作出版工程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去病 / 贾松禅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8.3 (2018.8重印)

ISBN 978 - 7 - 5513 - 1424 - 4

I. ①霍… II. ①贾… III. ①传记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6466 号

霍去病

HUOQUBING

作 者 贾松禅

责任编辑 李 玫 谢 天 黄 洁

插画作者 岳 晖

封面设计 王 洋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029 - 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440 千字

印 张 27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1424 - 4

定 价 67.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029 - 87250969

目 录

楔子	1
第一回	3
第二回	21
第三回	38
第四回	66
第五回	83
第六回	105
第七回	120
第八回	138
第九回	153
第十回	171
第十一回	198
第十二回	212
第十三回	226
第十四回	246
第十五回	260
第十六回	273
第十七回	288
第十八回	300
第十九回	314
第二十回	324
第二十一回	345
第二十二回	363
第二十三回	383
第二十四回	410

楔子

我叫霍去病。我如日中天的青春生命,已达到满载荣誉的巅峰。

躺在长安城冠军侯府邸床榻上的我,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透过木格窗户,看见院子里那一株风雪中的蜡梅正在怒放。

我的姨父大汉天子刘彻与三姨卫子夫的皇家车辇已经在风雪中渐行渐远,积雪皑皑的大地上,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车辙……

我从八岁开始就再也没叫过她一声娘的卫少儿抱着即将永远沉睡的我泪水涟涟。据她说,我出生在一个风雨如磐之夜。那一夜,电闪雷鸣,波涛汹涌,渔船载着我们在风雨与暗礁中穿行。我是大汉民族的儿子,出生在母亲河旁是我的骄傲与荣幸,也是我背负征战使命的最好表达!

“子侯!”妻子金娥抱着不满两岁的儿子霍嬭,垂着泪站在我的病榻前,“叫爹,叫爹!”

“爹……爹……”延续我生命的小家伙向我伸出胖胖的可爱的小手,含混不清地叫道。

我想冲唯一的儿子笑一下,两颗泪珠却从我的眼角溢了出来。

凛冽的西北风裹挟着雪花咣当一声吹开了客厅的窗户。

我挣脱了卫少儿的怀抱。

我披上绛红色战袍,着一身盔甲,牵着汗血马,走出冠军侯府。

在风雪弥漫的大街上,我深情地吸吮着家乡这片皇天后土的清新气息。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在西北风的呼啸声中纷纷扬扬,在繁华的长安城寻找着自己生命的归宿。我绛红色的战袍在风中猎猎飘动,风雪吹打着我最熟悉的城池、街道、房屋和行人,给郊外萧瑟的林木枯草披上一层毛茸茸的雪白蓑衣。

一群孩子在玩打雪仗的游戏。



一个白色的雪团闪电般朝我袭来。

我凭着当年票姚校尉的敏捷，接住了那个雪团。

孩子们一片笑闹欢呼。

我捧着那块坚硬冰冷的雪团。

雪团很快在我滚烫的手掌里化成一捧水，一滴滴从指缝里渗漏，掉落在脚下厚厚的积雪中。

透过手掌里水的镜子，我昔日征战疆场的生涯历历在目。我的双眼却因弥漫的风雪潮湿了。

战马发出青铜般苍凉的嘶鸣，载着我，迎着风雪向蓝田山方向狂奔。

想起几年来短暂而辉煌的军旅人生，想起情同父子的舅舅卫青，想起同匈奴人伊稚斜大单于及其女儿火绒公主之间的爱恨情仇，想起那场阴谋，想起甘泉宫狩猎时被我从后边一箭射杀的李敢，我禁不住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短短的二十四年，我的辉煌，我的耻辱，我的爱情，我的仇恨，我的悔恨，我的悲伤，都在眼前一一浮现。

我感恩自己出生在一个繁荣而富强的时代。

圣上在展现他富国强兵复兴我大汉民族雄才大略的同时，也让我实现了自己的英雄梦！

历史见证了圣上的文韬武略，也见证了我“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青春誓言。

我马背上征战的故事，要从卧底河西焉支山那年说起。那时候，我是个英俊潇洒的少年，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气和敢于摧毁一切劲敌的强烈欲望……

第一回

第一回

那是个秋天的上午。

我正在河西东部的焉支山上射箭。

几十只雪白的羊在不远处悠闲地吃着草。对面山上，一匹野马站在不远处，睁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好奇地望着我射箭。它的脸朝着两座光秃秃陡峭的悬崖，浓密的马鬃纠结在风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弯弓、射箭，一次又一次地从茭茭草做成的箭靶上把箭拔下来，仔细观察着自己箭靶的射孔……

射箭于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六岁那年就进了建章宫少年羽林营学习军事，击刺与射箭是家常便饭。

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的中央宫卫尉李广，是我们这一群娃娃兵的骑射教官。他百步穿杨的射箭技术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让我们羡慕不已。

须发斑白的李广将军是我们崇拜的战神。

在射箭技术上，李敢秉承了陇西成纪李家男儿骑射传家的遗风，很快就成为少年羽林营的优秀射手。

作为天子御封的少年羽林营头领，为了超越李敢，为了在未来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成为一名优秀的射手，我必须苦练射箭技能。

跟在羊群屁股后面的黑犬，突然冲着山坡下西边的道路叫了起来。

黑犬一叫，整个羊群开始惊慌起来。

山沟对面，那匹野马的两只耳朵警觉地竖了起来。

山下的草原上，匈奴左谷蠡王伊稚斜的女儿火绒，骑着一匹雪青马纵马狂奔。她的身后，跟着数十名骑着马、全副武装、身着兽皮的少男少女。

火绒姑娘后来对我说，她当时在马上极目远眺，看见不远处的山冈上，有一个孤独而忧郁的少年的身影。

秋天的焉支山，阳光清澈如水，长风柔软似绵，钢蓝色的峰峦顶着皑皑

的积雪,显得巍峨而又雄壮。一望无垠的河西大草原,绿草萋萋,牛羊成群,山洼里,匈奴人的一座座毡帐里升起了一缕缕袅袅的炊烟。微黄的牧草在长风的吹拂下沙沙作响,一浪接着一浪涌向天际,涌向那一抹淡蓝色的地平线。羊群像天空散落的星星,镶嵌在风吹草低的原野。

十五岁的火绒,是左谷蠡王伊稚斜的大女儿。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少女,出生在河套草原,六岁就和男孩子一起骑着马,射猎野兔和草鼠,弓马骑射非常精湛。

这些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少男少女,说起来是公主的侍卫,其实都是匈奴贵胄的子女。

火绒说,她看见忧郁的我,仿佛有满肚子的忧伤,一次又一次地弯弓、射箭,一次又一次地从芨芨草做成的箭靶上把箭拔下来,仔细观察着箭靶……

火绒有一颗好奇的心。

这个忧郁的少年是谁呢?从他飘动的衣袂来看,绝不是匈奴人,好像是个汉人。火绒常听阿爸说,汉人如何愚蠢,如何软弱,如何死守道德教条,可她从来没有和真正的汉人打过交道。但她见过阿爸率领他的铁血骑兵,用弯刀铁骑抢回来的战俘和汉家女人。那些年轻的男战俘,有的受了伤,有的没受伤;有的神情沮丧,有的视死如归;有的猥琐,有的高傲。那些年轻的汉家女人,可能因为远离了家乡和亲人,一路哭哭啼啼来到塞外,像被生擒的麋鹿和兔子,惊惧的眼神里流露出忧伤和痛苦。

汉人在火绒幼小的心灵里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

正在射箭的忧郁少年,成了火绒姑娘心里云雾一样关于汉人的谜团,她决心要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个谜团解开。

火绒看见的这个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大汉天子刘彻派来刺探匈奴右翼军情的我。我卧底河西的消息,在大汉天朝只有圣上和卫青知道。我是出塞侦察敌情的大汉天朝第一人。沿途陇西各郡、县以及长城黄河上的关隘,一见天子圣旨,立即放行。

我在几名武功高强者的护送下,悄悄来到河西腹地一个名叫焉支山的地方。我已经在伊稚斜遭匈奴王庭排挤贬职后管辖的河西地盘潜伏了半年。

有一个暗中保护我的侠客,陪我一同出塞,这个人号称“关东游侠”,名

叫郭解，和我舅舅卫青私交甚笃。

为了掩人耳目，郭解当起了猎户。在狩猎的途中，他认识了一个名叫胭脂的匈奴女人。十七岁的胭脂姑娘，按照匈奴的婚俗，在她的帐房旗杆上，系上了一条黄色的飘巾。郭解不懂，擅闯了她的帐房，胭脂姑娘留他住了三个昼夜。三天过去了，她并没有赶他走，死心塌地爱上了他，想和他做一辈子地老天荒永不变心的塞外夫妻。为了保证我在塞外的绝对安全，郭解无奈之下就和胭脂姑娘成了亲。其实，我知道郭解只是逢场作戏，他在长安京畿茂陵邑的府邸里妻妾成群，就是家中端茶倒水的女仆都比胭脂长得好看。

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出塞后的名字就叫铁娃。不过，这名字是在我出生后不久，卫青杀退匈奴骑兵后，河东平阳老县吏郑季起的。

出关后我就把那个“关东游侠”郭解叫叔叔。对塞外胡人讲，就说我“铁娃”自幼父母双亡，随叔叔郭解一起生活；由于家乡河内郡黄河瓠子口遭了水灾，不得已才来到塞外草原谋生。

火绒说她在山下看见我忧郁的身影，其实那是在我习练射箭的时候想起了圣上，想起了卫青，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长安城里日夜思念我的外祖母。

对亲人刻骨铭心的思念常常在我的心头涌起，像水一样四处弥漫，让我欲罢不能……

我毕竟还是个尚未成年的少年，远离长安和亲人的痛苦，让我常常在睡梦中哭醒。

记不清有多少个日子了，在有月亮的夜晚，在西风嘶吼黄沙拍窗的黄昏，在秋草离离黄雁南飞的早晨，在风雪迷茫不能外出牧羊练习骑射的日子，我不知多少次从梦中醒来，望着窗外连绵起伏的焉支山，久久不能入眠。

昨夜里我又一次梦见了外祖母，梦见自己回到了长安，回到了家，趴在外祖母的膝盖上，望着院子里石榴树上圆圆的月亮，在生满了绿叶的葡萄架下，唱着外祖母在小时候教我的那首童谣：“咪咪猫，上高高。金蹄蹄，银爪爪。上树去，逮雀雀。扑棱棱，都飞了……”

那首童谣，长安城的孩童人人都会唱，我当然也终生难忘。

我是被几声恐怖的狼嚎惊醒的。

幸亏几只西北狼只是站在远处的山冈上向着一轮圆月长嚎，并没有发

现孤身一人睡在穹庐里的我。尽管有弓箭和利剑在手,但我还是害怕夜晚河西凶悍的狼群。

我想起了离开长安城的前夜。

那是元光六年五月的一个夜晚。

那天晚上,月朗星稀,乌鹊南飞,皇上同我沿着青石砖铺成的台阶,登上了长安城的南城墙。

“春陀,”皇上朝随行宫监道,“朕的礼物呢?”

“陛下,琥珀糖奴才早就准备好了!”

“呈上来!”

另一个小宫监用盘子端上色香味俱佳的咸阳琥珀糖。

“咸阳琥珀糖?”我的眼睛露出惊喜之色。

“来,朕和你一起尝尝!”

“好吃!”我抓起一块琥珀糖放在嘴里咀嚼着赞叹道。

“到底还是孩子!”皇上吃着琥珀糖道,“朕知道你打小就喜欢吃咸阳琥珀糖,下令让未央宫詹事陈掌亲自去咸阳采购了一包,够你吃一阵子了。”

“谢陛下隆恩!”我跪下叩谢天子。

“起来吧!”皇上微笑道,“你这次出塞,短则数月,长则三五年,塞外可没有你爱吃的琥珀糖。”

皇上隐瞒了我娘卫少儿让陈掌去咸阳为我买琥珀糖的事,他知道我从小恨这个生我养我的女人。

城墙足有九尺宽,随地转折,形成六个折角。

夜风如水,月色似银。

“去病,”皇上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匈奴胡儿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西域三十六国,造谋籍兵,数为边害,朕欲调兵遣将,征讨其罪,奈何我们对匈奴骑射知之甚少,马邑设伏,诱敌失败,大汉天朝尊严尽失。张骞一行出塞联络大月氏,一去数年,又杳无消息。朕欲派人带兵出塞讨伐匈奴,这场战争的胜与败,对国家,对民族,对朕来说都至关重要!”

“陛下,”我请缨道,“臣六岁入建章宫少年羽林营,精通骑马、射箭、击刺等各种武艺,早想从军杀敌,苦无机会,若朝廷需要,我愿意随舅舅卫青一起



上阵杀敌，纵然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呵呵！”皇上望着我的眼睛笑道，“你的勇敢和敏捷朕早有耳闻。但是你年龄还小，还不到上阵杀敌的时候，朕想在李广、卫青等人出塞远征前，派你去匈奴右翼的河西地区卧底侦察，摸清匈奴人在祁连山焉支山的军事部署。你是个娃娃，不会引起匈奴人的怀疑，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你是一个经过专业军事训练的战士……”

“臣谨遵陛下圣旨！”

“在匈奴人的地盘卧底，非同儿戏，弄不好会丢了性命，你怕不怕？”

“为了能取得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臣不怕死！”

“你这次秘密出塞，肩上的担子有千斤之重，一定要把匈奴右翼的情况摸清楚。你一旦探得真实情况回来，汉军就能做到知己知彼了，朕也就可以下定断匈奴右臂的军事决心了。”

“陛下，”我单膝跪地抱拳道，“请您宽心，去病此去一定不辱使命。”

“当然，”皇上点头微笑道，“这次出塞，你不是一个人。”

“我和李敢一起去？”我喜出望外。

“不！”皇上摇头道，“李敢也是个娃娃，朕不能派两个娃娃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除了李敢还能有谁？”

“一个武功高超名满江湖的游侠！”

“郭解？”

“对！郭解同卫青关系特殊，朕让他戴罪立功，这次出塞他必将誓死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我们主臣二人在朦胧的月色里，沿着城墙的斗角散步，身后有二十名身着盔甲全副武装的未央宫卫士远远跟着，暗中保护我和天子的安全。

“去病，我们大汉天朝要向匈奴宣战了，这场战争也许要三年，也许要五年，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

“陛下，这河西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战略位置重要吗？”

“非常重要！”皇上望着我的眼睛严肃道，“河西是蒙古高原和青海高原之间的一条交通要道，祁连山、合黎山南北并峙，中间的平坦地势形成了一条天然走廊，因为在黄河以西，这一带自古就被称作河西。一百多年前，匈

奴人就占领了千里河西，由浑邪王和休屠王分东西两部统治，借此控制西域三十六国。听说最近几年，军臣单于派他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稚斜统管河西，如果大汉兵马能从匈奴人手里夺取河西，就等于砍断了匈奴的右臂，一方面可从西北方向对匈奴王庭施加压力，至少可以解除匈奴骑兵弯刀对长安的威胁；另一方面可以从西南方向隔绝匈奴和羌人的联系，进一步出使大西北联络西域诸国，实现从左右两翼围剿匈奴的战略计划……”

“这么说来，河西对汉兵在匈奴战争中的胜败关系重大。”

“朕反击匈奴的战略构想是：一支人马出陇西郡，过黄河，穿越焉支山，在祁连山到居延泽的广袤地区扫荡匈奴右翼；另一支人马沿秦直道北上，过代郡、上谷，深入匈奴左翼，在龙城到狼居胥山地区，围歼匈奴主力。你这次出塞非同寻常，肩负着咱们斩断匈奴右臂的重任！”

“为了大汉臣万死不辞！”

“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胜矣。’数百年来，匈奴屡犯我大汉疆土，抢夺财物，杀我边塞军民，在这场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大汉是哀者，是正义，哀兵必胜！还有一点，你必须记住，指挥和领导这场战争的，也必将为名垂青史的大英雄！”

皇上的最后几句话让我热血沸腾。

沿着城墙走了很长一段路，皇上突然问道：“去病，你明天就要离开长安了，不去看看你娘吗？”

“娘……”提起卫少儿，我的心像突然被谁揪了一下。我正色道：“启禀皇上，去病只有舅舅，没有娘！”

“你这孩子性子咋这么倔！”皇上长叹道。

我站在月色里一语不言。

“卫夫人多次要朕劝你去看看你娘，可你一次也不去。”

“陛下，臣只有舅舅，没有娘！”我从心里有点儿反感皇上的一再劝说。

站在长安城的城墙上，九市的万家灯火尽收眼底，富贵繁华的大汉都城，对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少年来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我一心只想驰骋疆场，戍边杀敌，报效朝廷。

也许对别的孩子来讲，娘是亲情，是母爱，是家，是遮风挡雨的墙，是儿子备感温馨的怀抱。可是，对我来说，娘是轻浮，是放荡，是我的自卑，是我

心里终生也洗刷不了的耻辱。

八岁那年,当我从李敢的嘴里知道自己是个私生子后,就对卫少儿这个生我养我的女人产生了刻骨仇恨,我恨她生了我,恨她没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就同男人私通,我发誓在有生之年,绝不再叫这个轻浮的女人一声“娘”。

来到河西后,我夜里常常做梦,我梦见过天子,梦见过舅舅,梦见过外祖母,奇怪的是一次也没有梦到过那个叫卫少儿的女人,尽管她早已嫁给未央宫詹事陈掌为妻了。陈掌是丞相陈平之后,可谓夫贵妻荣,但我仍然恨她。卫少儿和陈掌成亲若干年后,提出要带我一起到陈府生活,舅舅和外祖母都同意了,征求我的意见,被我一口拒绝。

火绒和她的人马风驰电掣般冲到我所在的山冈前。

火绒在马上看得很仔细。

火绒后来对我说,她第一次看见我时,感觉这个忧郁的汉族少年长得英俊极了,面孔白皙,剑眉下的一双眼睛,像星星一样闪烁,散漫的头发纷披着,尽管我的眼神里有一种忧伤,但我风中飘动的衣袂连同腰间悬挂的秋水莲花剑,都使我生发出吸引异性少女的无穷魅力。

尽管我很讨厌卫少儿,但不得不承认,我的容貌完全传承了这个女人的容貌。外祖母说我小时候长得胖乎乎的,一张圆脸很可爱,长大后,我的脸型、眼睛、鼻梁、肤色越来越像卫少儿,就连微微卷曲、略带金色的一头秀发,也和卫少儿像极了。外祖母过寿,喝醉酒的大姨娘卫君孺望着我和卫少儿,开玩笑说,去病要是穿上女孩的衣服,和她妹妹卫少儿站在一起,简直就是姐妹俩。正在和舅舅喝酒的我,听了大姨娘这句话,瞪了她一眼,放下酒盅,转身离开了卫府,回了建章宫少年羽林营。

火绒满心喜悦,常年生活在长安的我同匈奴的男孩子相比,简直就是鹤立鸡群。

匈奴的男孩,一个个反穿着羊皮、狼皮、熊皮和狐狸皮等各类兽皮,戴着兽头做的帽子,活像一头头骑在马上的小兽。一张张黑红粗糙的脸,像晒干的橘子皮一样,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只是剽悍和粗野。相比之下,我这个忧郁的汉族少年长得就像荷花上的一滴露珠一样,那么清纯,那么可爱。这些

话都是火绒后来在我耳边亲口说的。

火绒玫瑰花一样醉人的红唇,在我耳畔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扎着一条辫子的秀发,她少女的气息,让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

火绒向我打了一声长长的呼哨。

当时我的脑子不知在思考什么问题,思念什么人,或者压根啥都没想,总之我对火绒的问候置若罔闻。

身为匈奴左部兵马大元帅左谷蠡王伊稚斜的女儿,火绒自幼受人尊敬和爱戴,在王庭的孩子们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要不是伊稚斜在王庭受排挤打压,她才不会随着阿爸的麾下数万人马,千里迢迢从漠北的土拉河迁徙到位于匈奴王庭右翼的河西,在祁连山焉支山一带放牧狩猎。

火绒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一张热脸,换来了一个汉族少年的冷屁股。她哪里受过这等委屈,心中一股无名火腾地燃起,她决心给我这个清高的汉族少年一点儿颜色看看。

还没等火绒发作,身旁一位名叫呼毒尼的匈奴男孩不高兴了,他打马冲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在马快冲上山冈的时候,他弯弓搭箭,对准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无视匈奴郡主殿下尊严的汉人小子,射出了惩罚性的一箭。

我看都不看山冈下的人马一眼。

当那支灰色的雁翎箭呼呼生风朝我射来时,我本能地条件反射,用手里的雕鹞画弓,啪一声就将射来的利箭打落在地。

呼毒尼恼羞成怒,他用弓击打马臀,胯下的黑马咆哮嘶鸣,声震云天,从我的头顶飞掠而过……

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马上的呼毒尼又一次打马过来,取出套马索,在马上用力地摇动着,唰的一声,环形的套马索像闪电一样飞向我。就在套马索快落到我头顶时,我以静制动,敏捷地出手,抓住套马索,使劲一拉,马上的呼毒尼便猝不及防重重地跌下马背,像一只猥琐的草原鼠一样,摔了个狗吃屎。

见呼毒尼被拉下马背,火绒心里非常生气:汉人小子如此无礼,一定要给你点儿教训,要不然,你还以为所有的匈奴人都是好欺负的!

火绒张开自己的雁翎弓,搭上箭,唰,唰,唰,连着向山冈上我竖立的芨芨草箭靶射去九箭。

九支雁翎箭，有八支同时射中了箭靶的心脏部位，最后一支箭，她射向了我的咽喉……

我拔剑，回头，用力劈去，寒光闪闪的剑刃从中间劈开了火绒射来的那支雁翎箭杆。动作之快，令人眼花缭乱。

火绒大吃一惊。

“好箭法！”我禁不住大声喝彩。

山冈下的火绒听了，心里高兴，刀子一样的嘴巴却不饶人：“哎，山上的娃娃，我还以为你是哑巴呢！”说出来的竟然是汉话。

我忍不住笑了。

火绒后来说，我当时的笑容非常好看，让马背上的她心里怦然一动。

这时候，摔倒在地的呼毒尼从地上爬起来，从腰里拔出一把闪着寒光的弯刀，闪电般从背后向我猛劈过来。

“小心！”火绒惊呼道。

我听见身后的动静，就地来了个急转身，看也不看，飞起一脚，啪的一声，踢飞了呼毒尼手里雪亮的弯刀。

呼毒尼觉得自己在钟情的火绒姑娘面前丢了面子，便挥拳向我的眼睛打来，我闪电般把头一偏，迅速出击，一拳打在呼毒尼的腹部。呼毒尼惨叫一声，抱着肚子弯下腰。少顷，他忍着腹痛扑过来，要揪我的衣领同我摔跤。我一个菟丝缠藤，紧紧锁住他的手腕，飞起一脚，踹在他的腹部，呼毒尼向后跌出几丈开外，躺在地上半天动不了……

这里要说的是，我超一流的拳脚功夫都是郭解传授的。他这游侠的拳脚功夫是祖传的，尤其是他的柳叶刀，更是出神入化，杀人于无形之中。

趁着我和呼毒尼交手的工夫，火绒带着自己的人马冲上山冈。

所有的武装侍卫，无论少年还是姑娘，张弓的张弓，拔刀的拔刀，大家满脸怒容，纷纷嚷叫着要杀了我这个汉人小子！

火绒坐在马背上一言不发。

我走到躺在地上的呼毒尼跟前，友好地伸出手，要把他拉起来。躺在地上呻吟的呼毒尼，趁着我拉他的工夫，呼的一声站起，闪电般伸出双手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肩膀。他想用摔跤的方式，摔倒我这个狂妄的汉族少年，为火绒为匈奴的少男少女挽回面子。

在摔跤上,我显然不是呼毒尼的对手,我对摔跤的技巧几乎是一窍不通。呼毒尼虽然有一身蛮力气,却远远不如我灵活,更不懂大汉天朝民间武功里四两拨千斤的技巧。

“呼毒尼,汉人是狗,打不过我们匈奴的西北狼,用力,摔倒他!”匈奴的少男少女纷纷为呼毒尼喝彩。

“把他提起来,扔出去!”

“把他摔个狗吃屎!”

“搂住他的腰,用力!”

呼毒尼把我摔倒了几次,但没等他回过神,灵活的我便一个鲤鱼打挺,接着一个鹞子翻身,又与他对峙。呼毒尼用肩膀猛撞,我迅疾地转身,一挥臂,一个四两拨千斤,呼毒尼便仰面摔倒在地……

马上的另一个匈奴少年见了,跳下马背,怒视着我,扑了过来。

我伸开长臂,一把将这个名叫莫尔的匈奴少年悬空提起,举过头顶。

莫尔吱吱哇哇乱叫。

我冷笑了一声,又将他轻轻地放在地上。

莫尔站稳身体,挥拳向我面部打来,我挥掌一拨,飞起一脚,踹在他的腹部,莫尔像皮球一样飞了出去,哐一声,一屁股跌倒在草丛中。

还有一些不服气的匈奴少年下了马,想和我交手。

“站住!”火绒厉声制止了麾下的伙伴。

“你叫什么名字?”

我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和草叶,看都没看马上的火绒一眼,不紧不慢地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知道你面前的姑娘是谁吗?”火绒身边一个身着雪白色狐狸皮的少女怒道。

“哼!”我一边收拾自己的弓箭和箭靶,一边满不在乎地说,“她是谁关我什么事!”

“汉人小子,你太放肆了!”

“你是狗眼不识羊骨头!”

“她就是匈奴左谷蠡王的女儿桑宜郡主火绒!”

“桑宜郡主?”我愣住了。

我愣怔在那里，这才仔细打量起马上这个被称为桑宜郡主的少女来。

火绒一身胡服，背一张雁翎弓，左腰间斜插一把直背弧刃刀，刀鞘是牛皮做的，饰有花纹，刀柄镶有一颗醉人的红玛瑙；右腰悬有一个牦牛皮革箭壶，壶里插满了白色的羽箭。要论长相，火绒真是无愧于北方草原之花的绰号。黑发，碧眼，肤色如雪，作为一名匈奴挛鞮氏贵族的女儿，她不仅有沉鱼落雁的容貌，还有驰骋疆场弯弓射雕的戎装英气。她的坐骑是一匹雪青色的战马，昂首嘶鸣，声震云天。

“你是桑宜郡主？”

“怎么，不像吗？”马上的火绒歪着脑袋调皮地反问。

“你父亲就是河西赫赫有名的左谷蠡王伊稚斜？”

“你见过我阿爸？”

我摇了摇头。

火绒娴熟地跳下马。

她提着手里的马鞭，上前几步，扑闪着两只星子般明亮的眼睛自我介绍：“我叫火绒。阿爸说，我出生在匈奴勒勒车上的那天，肯特山和博各多山上漫山遍野的火绒草都开花了，那灰白色的花蕾，散发着醉人的馨香，就是牛羊闻了也会醉倒。因此，阿爸就给我起名叫火绒……”

我认真地听着。

“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射箭功夫太好了，你连呼毒尼这样的‘马洛藏’（匈奴语，“好汉”或者“英雄”的称谓）也能打倒，真了不起！”火绒又一次问道。

我望着这个纯洁的匈奴少女，心中顿生一计，皇上要我学习匈奴人的骑射，我何不趁此机会去接近左谷蠡王伊稚斜，顺便也可以探到匈奴左路骑兵的军事部署，打听一下张骞大人一行人马的下落。近十年了，这支联系大月氏共同对抗匈奴骑兵军团的人马到底是死是活，谁也搞不清楚。

“我叫铁娃。”我装出傻乎乎憨厚的样子道。

“铁娃，铁娃，铁……你阿爸是打铁的铁匠吗？”

我扑哧一声笑了。

“你笑什么，我说错了吗？”

我摇了摇头。